



周三雖然立了春，但在香港，春天從不曾走遠，一切明媚如初。只不過今年立春，恰好落在丙午火年的門檻，比春節又早了十三天，乃雙火疊加、赤馬馱金，六十年難得一遇，實在不一般。

這日中午與朋友聚餐「咬春」，我特意出發得早了一些，路經附近的香港動植物公園踏春。這座亞洲現存最古老植物園之一，最初為軍事醫院藥用植物基地，第一期於一八六四年開放，是一座典型的早期英式風格公園。如今集休閒、保育、教育及研究為一體，收藏着千餘種珍稀熱帶亞熱帶動植物，當中許多種類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難以見到，宛如一座活體自然博物館，是香港歷史與文化的瑰寶，每天吸引無數遊客前來觀賞遊玩。

天是真暖，我走路都有點熱。周邊很多本地市民，同我一樣，只是出來走走，同時曬曬太陽。這樣好的行人道，有綠樹，有鳥語花香，有水潺潺，也有椅子。坐下來，把眼睛閉起，任何關於春的夢、春的謎、春的美好、春的溫馨和睦……把自己完全陷進去，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咯咯咯！」一個三四歲小童指着一隻五彩斑斕的蝴蝶，邁着小短腿跑着笑着喊着，樂趣無窮盡。蝴蝶翅膀掠過陽光的瞬間，整個童年都被染成了彩虹色。不遠處不時有人駐足拍照，感受香港特色風韻。一些網絡打卡熱地，成群結隊的年輕人更是排起長龍，在鏡頭前爭相擺出誇張姿勢，熱鬧歡快，好似在天光裏看見青春的一切。

待到了飯店，友人尚未來，我便捧盞茶望向窗外。茶几上有一盆水仙，用清水養在墨盤中，翡翠般的長條碧葉鬱鬱蔥蔥。在葉片中

心，抽出一莖莖嫩綠的花薹，頂端鼓脹的苞衣，透明得恍能窺見裏面攢聚的雪花瓣子，彷彿隨時要迸出金色煙花。有一兩處已掙破一絲縫隙，溢出一股清冷且濃郁的香。香氣並非飄散，而是凝成一縷，直直氤氳到你鼻尖，無比清爽、嫋雅和恬靜。窗外的天空很藍，雲朵像被水洗過一樣潔淨，偶爾有知名的鳥，翅影一閃而過，留下一串清冽試啼般短音，很快又復歸於寧靜。此情，此景，令人頓覺某種充盈着飽滿又蓄勢待發的靜力與衝勁，一夕間將傾城而來。我知道，這亦是春的耳語了。

所謂「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草木之氣始至」，立是破土，亦是啟程，着實處於「破」與「立」的微妙交織與動態平衡。古代帝王鞭打春牛，祈願五穀豐登，農人扶犁開新泥，墨客提筆賦東風，都將立春不破不立之真諦，歸結於大地細微之脈動。宋代張栻妙筆「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大約便是此刻陽氣動萬物生、凍土破地氣無形而立，綠枝嫩芽向上、花苞待破香綽綽、鳥兒羽翼豐滿必定振翅飛翔的光景，沒有震天動地，只有悄無聲息的寸寸向暖與勃勃生機，盡是昂揚、飽滿、萬事俱備、一觸即發的

▶ 2月4日，香港市民在北角街頭欣賞一處名為「花見春之園」的新春裝飾布景。中新社

從容。人心深處，那些被寒冬封緘的念想與期望也破殼而出，又立起信仰標高。

每個人感受春天的方式不一樣，「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人們總是盼夏去秋來涼風起，又盼冬至春暖花滿枝，冬過去了是春，春種秋收後又是冬，就這麼周而復始，一次不盡然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嚮往着下一個春。春天來了，一切又重新開始。立春，便能迎來不一樣的新生。

我自己又何止一次寫春天，既敬舊年也敬新年，敬過往也敬未來，敬所有跨越山海、負芒披葦、歸來仍似少年，更欲在立春日效法天地，正位凝命，重溫「氣節」，永葆自我之本色。但氣節者何？人之精神之骨、道德之基也，是堅持正義的志氣和節操。「氣」更是骨子裏折不斷、打不爛、壓不垮、扭不彎的精神和骨氣，「節」則在於信念、大原則、做人底

線和社會之擔當。《朱自清語錄》中云「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意即「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無論做人做事，都要知進退、明得失、懂取捨、識深淺、有敬畏，心有信仰，行有方向。《老子》有記「水利萬物而不爭，故萬物莫能與之爭」，世間之物無一能離水而生，不管它是汽、雲、雨、霧、霜、露、雪、冰，或綠或藍亦是黃，終歸至清至純、無色無味無形，始終還是水，永遠堅守本心、不忘初心，不隨波逐流。所以立節氣，其實就是立德、立命、立行，立下一年的精氣神。

我們總是行色匆匆，在忙碌中追趕時光，渾然不覺年去年來、今又逢春，錯過了立春之深意，也錯過了與自己靈魂對話的難得契機。可能只是在某天偶然遇到好多年沒有見面的朋友，總覺得大家都有一點不同了。有人有了一雙悲傷的眼睛，有人多了冷靜的嘴角，有人一臉喜悅，有人卻滿臉風霜。光陰流轉變遷，這些年未能共度的滄桑，亦悄悄爬上彼此的臉。

「原來歲月並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從我們的眼前消失，卻轉過來躲在我們的心裏，然後再慢慢地來改變我們的容貌」……

飯後歸家，有一段路車流量大，車行緩慢。隔窗看路邊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邊走邊與同伴談笑，還有外國人推着嬰兒車，基本朝着山頂纜車中環總站前行。路程不算太遠，但也是連續上升的台階步道。有對夫婦，男的背着大包步履輕快，女的走一步歇三步，最後乾脆癱坐地上耍賴。車水馬龍的街上，笑聲鬧聲與此起彼伏的引擎轟鳴在空氣中盤旋迴盪。終於到了，我一回頭，見夕陽如畫，每個人的腳步中都藏着一個綻放的春天。



「丙午說馬」追溯中國千年馬文化

再過10天，就是丙午馬年。為了應節，也為了讓更多觀眾了解馬在中國文化中的發展歷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即日起至5月24日舉行年度生肖展覽「丙午說馬」，共展出40餘組與馬有關的文物，展現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的演變和風貌、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如何改變人的生活。

大公報記者 劉毅（文、圖）

重點展品 (部分)



《百駿圖》

此畫作為清代晚期的作品，共繪104匹馬。其中的四匹為馬夫坐騎，餘足「百駿」之數。作品參考宮廷繪畫風格或展現出官家牧場的牧馬情景。馬匹種類多樣，甚至可見幼駒、瘦馬等，有學者研究此畫作，認為其展現清代不拘一格網羅人才的包容性。



尹瘦石《奔馬》

▲尹瘦石，(1919年至1998年)，現代畫家，其畫作《奔馬》為首次展出作品，為中大文物館新增藏品。畫中奔馬線條充滿力量，以黑白色表現老驥壯志，依然能夠千里直前。

馬在人類歷史上的貢獻良多，是蓬勃勝利的代表，常見成語一馬當先、馬到功成等。今次展出的與馬相關的文物，主要展現馬在中國歷史上如何從戰爭的參與者到成為重要的代步工具，以及一眾畫家如何以馬入畫，展現個人思想。

整個展覽分兩個單元，分別是「上篇：載馳載驅」和「下篇：騁耆奔欲」，分別從技術史及文化史角度，聚焦馬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角色及文化象徵意義。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策展人童宇表示，比之上一次的馬年生肖展，今次主要增加新的研究成果，不只是展出畫作，更展出馬具文物等新元素。

「上篇：載馳載驅」通過一系列馬具、車具及相關圖像，包括控馬的馬鑣、獨輪與雙轆車拓片、馬鑣騎俑等，勾勒馬在中國從拖曳車輛到被騎乘的歷史——從最初狩獵、馴養馬匹作為食物，到利用其拖曳車輛，最後親自騎乘，並將其發展成先進的戰爭武器等，這些轉變都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文明史。

「下篇：騁耆奔欲」則通過文物、繪畫中的馬形象，展現中國文化與美術中衍生出的一系列經典的馬的主題與範示，例如猴與馬、柳與馬，「天馬」「浴馬」「病馬」「滾塵」等，探討馬如何受仙人崇拜，如何與軍事息息相關，又如何

載人走南闖北，表達馬在藝術上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重點展品包括巨製《百駿圖》、清代畫家張穆的《滾塵圖》和《臥馬》，高劍父的《風雨驛驅》，以及新增館藏現代畫家尹瘦石描繪的畫作《奔馬》等，引領觀眾通過藝術的表現手法，感受馬之奔騰精神。



高劍父《風雨驛驅》

▲作品畫於1910年代，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館藏，作為嶺南畫派畫家代表，高劍父在畫中融入了光與影的氛圍感，馬匹姿態生動，在風雨中也盡顯張力，足見神態，亦是以奔騰之態勢抒發個人對當時局之感懷。



車馬出行圖 (雙轆車) 拓片

此文物為漢代石碑拓片，描述漢代人如何利用馬車作為代步工具。彼時已經從更為早期的獨輪結構轉向更方便人駕馭、更為穩定的馬車形制，這種結構也是當時漢代馬車的主要形式。



西漢彩繪人騎陶俑

這件陶俑的人騎馬時踏上的是馬鑣，漢代以前人騎馬尚未有此物，騎手主要靠雙腳夾馬，而這件陶俑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使用馬鑣，騎乘也更為便捷。



牙黃釉女騎俑

這組騎俑為隋代文物，特別之處在於其為一眾女性，可見當時的女士騎馬之風貌，也從另一方面彰顯對於馬的騎乘，馬作為當時重要代步工具之彰顯。

部分圖片：主辦方提供



S形銅馬鑣

這件文物為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的馬車「方向盤」，主要擺放在馬嘴位置，是操控馬匹轉向的核心部件，條狀形態，或反映馭馬從驅車到騎乘的轉變，見證馬車如何從戰車轉為出行工具。

展訊

「丙午說馬」展覽

日期：即日起至5月24日（逢周一休息，公眾假期照常開放）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三